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目録

宋

魏了翁

黄震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魏了翁

字華甫邛州蒲江人登進士第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了翁初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卒謚文靖贈秦國公學者稱鶴山先生

疏經代言彌見
用新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端平三年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 駿惠見周雅維天之命篇駿大也惠順也 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 商書太甲上篇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宅安也師衆也 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 時清之以霖雨大風四疏辭去 援賈誼書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諒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為朕蒐覽俊茂收回威枋 枋柄同見周禮 丕闢言路肅遏

敎古非浮豔可及

吏饕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朕方以剛居中為甘節之主九五甘節吉當位居中也卿顧欲決於一去以蹈于上六之苦節上六苦節貞凶過節之中以至亢極也豈所望於舊學之臣邪聽朕言亟祇厥敘

賜吏部尚書李埴乞歸田里不允詔理宗端平二年閏七月四日

朕始躬萬幾靡遑他務迪籲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恭先周書洛誥作周恭先為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誼再

荆川唐順之曰言成典訓

三綱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閑耳若耆耋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謝猶聽也君若聽其致事則必勞苦辭謝之書不云乎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周書文侯之命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論給事臺諫之言史彌遠卒理宗親政了翁進文華閣待制上章論十弊其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即此也

語必沉着迅快

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趙抃

伯敬鍾惺曰後代臺省往往勉進一言以塞責而君之聽否弗計也視此不能無愧

等論夏竦(余靖等)論李定(林旦等)論胡宗愈(孫覺等)論蔡確等王覿(等)事至於十五六疏至二十餘疏不見于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紹聖哲宗年號崇寧徽宗年號)此風遂泯然猶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淳熙孝宗年號紹熙光宗年號)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慶元嘉定寧宗年號)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獘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闡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

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册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寘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辨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辨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尚有未盡也

意在匡繩士風不為苛疾

震川歸有光曰畫出士大夫面目心事痛快透徹

惡之

論士大夫風俗寧宗嘉定十七年了翁遷起居舍人入奏第二疏史彌遠見而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象曰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

臣廷敬曰屬辭剴切措論崇閎仍具和緩不迫之致

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宴宴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托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

疆埸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為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踦閭公羊傳二大夫踦閭而語移日注一在內一在外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頼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

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鍊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襮順而裏藏襮衣之表也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

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型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

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非輕臣不勝區區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宗其繼高祖者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

古者親賢之輔端由於養之厚而教之豫文能暢發可為準則

荆川唐順之曰元元本本經術之文

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内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别之葢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叔為氏或父之母弟列

臣乾學曰經術之文湛深博雅讀之令人起敬曾南豐不得專美於前

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疎降殺甸稍縣畺之采皆有公邑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五百里王畿界也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於東序禮記文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論說在東序見道德於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臣英曰典醇濃縟西京之雅音班范之遺槩也

以治建國之學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攷中失於王闈地官保氏所以糾其失者其屬守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宮名射于學宮中多者得與于祭助祭於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行之於公族公路公族公路見詩魏風汾沮洳篇公族掌公之宗族公路掌公之路車左傳成十八年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宗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

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周名毛原周名謂周公名公毛原皆文之昭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及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茲其明效歟自周之季惡嫌畏偪自翦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愨之心深長之慮

臣杜訥曰叙述典核章法秩然

古腴高華之色撲人眉宇

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歛名遠埶韜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同休戚者反若非已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神宗又增為敎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彦彬彬輩出其冠也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内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

貝經學肄業皆
有采

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豈芑之積裳華棣鄂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萃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敘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瀘州重修學記 瀘州宋屬潼川府路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唐高宗年號迨慶歷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贏生徒元祐五年

遵岩王慎中曰淵厥原始條貫精詳為曾王學記所未及

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崇寧徽宗年號嘉泰寧宗年號）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嘉定十年了翁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衕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為之凡二百一十為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名（十五年了翁被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

也壯而欲行之卒不與事儷令顧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於王宫敎於師氏而時會於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於比閭敎於塾師而時屬於州序以受敎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廪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太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敎國子父師少師敎于閭塾古者年七十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故于射飲則為尊鄉飲

酒禮云遵者降席東面坐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今文遵為僎鄉射云大夫若有遵者入門左注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尊當作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歷設教授之官慶歷仁宗年號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熙寧神宗年號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以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合語見禮記文王世子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

臣士奇曰學制非古廟制亦非古議論雅正文亦典則

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訕朝廷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於今未之改也雖然此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祝祭享之别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尸所以象神厭飫神也有陰厭有陽厭嘏祝辭也綏安也一作妥旅衆飲也繹祭之明日賓尸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

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齊王正始八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辟雍顏淵配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孫為宗聖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唐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迨貞觀定以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貞觀二年用房喬議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盛無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褒謚

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建武漢光武年號然亦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太學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一人配享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祀太公以孫吳配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贈十哲為公七十子為伯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

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六鄉近郊之地天子六鄉三采大夫之家邑六卿之采地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五比五家為比四閭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一井二牧井方一里牧地乃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三屋九夫司馬法言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屋具也具出穀税一屋三夫一井之内凡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六畜牛馬羊犬豕雞始養曰畜將用曰牲犧牛牲也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九文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所謂九文也六采曰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于衣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六聯小宰職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祭祀二賓客二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五侯五等之侯九伯九州之伯其教則五事五典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五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

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品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渠梁壞田制秦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蝨黽草木黽蛙屬音猛皆為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

其資約辭

象宮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為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而晝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縣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寖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且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聞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目庠序以

唐搜遠綜可以多聞其探本返可以正學術文爾雅又其餘也

羌戎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末之聞也是孰為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宮以諗同志相與敷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世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洪氏天目山房記 天目山屬臨安郡 宋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閒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 李渤 而移書屬余

弱侯焦竑曰以讀書法記藏書之室絕有關係

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蘇軾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以聖遠年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壞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

臣熙曰古今學術純駁瞭然胸中掉尾結轉正意一語有千鈞之力

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玄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

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褋苴之法丘乘者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也甸與乘同司馬法則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卒伍者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合計二千五百人是也管子則云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王制及孟子俱言封方百里周禮夏官則

言畿方五百里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鄭氏以南郊為冬至祀天圜丘為正月祀感生帝或以禘祫為一漢時以禘祫為一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後漢張純以為禘祫也章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

籍於周末大壞于秦觖望於漢而盡覆于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决罔聞於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魏制矣學校養不賔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為軍而聽其坐食旣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于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

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鄭康成王肅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揺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顧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由瀘州說到天下由軍田說到井田封建之制極能開拓文勢

麟士顧夢麟曰中有名論

瀘州贍軍田記

瀘為郡介江洛二水間密邇疆場自熙寧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為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眉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為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

亦為代之又念餉皆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佐之然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瞻郡國麼麼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為乃知清心約己何事不可為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為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

臣廷敬曰井田之不可行勢也推原其遺意亦自有一往情深之致

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非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四司馬者大司馬之外有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是也縣師遺人質人土均司徒之屬司兵虎賁司右司馬之屬鄭康成諸

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為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人之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録其數使末世效此而亦有所不堪曾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算證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為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

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為法頗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

物欲之知德性之知湛然開通使人有無滯義

子常楊巽曰剖晰最細

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小雅小旻篇）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元公濂溪先生惇頤也）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為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

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為昏為愚為庸為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為先而孟子敵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偽為拙之戒商書盤庚篇予亦拙謀作乃逸周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乃成王戒卿士之辭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為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深文為巧者則於是激而為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

命至我周元公為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為記以申之宣公南軒先生名栻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於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具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予知驅諸罟擭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為拙

臣乾學曰以拙為過欲復性方是元公病巧之旨

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過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陰變乾而為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

義錯陳小中見

卧子陳子龍曰得周官左氏之

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為記

眉州江鄉館記 嘉定三年了翁復原官知眉州四年擢潼川路

眉為西南孔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贏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燥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為拓而大之門堂廡廨視昔苟美然左扼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為增拓焉

復故亭扁跨中唐為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昉為此者盍卒記之予嘗攷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梧至周官而吉凶軍賔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緐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賔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葢自司關敂關以告司關地官之屬四方之賔客敂關則為之告敂與叩同司徒令野修道委積司徒之職大賔客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賔於疆掌訝秋官之屬賔客至與士迎于疆於

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菹以至牢米法羊灋物幣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眡館司儀環人小行人皆秋官之屬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羇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為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晉讓之對曰文公之為盟主也賓至如歸今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輿梁以譏鄭孟子譏子產乘輿濟人事里侯以覘陳單襄公過陳侯

熟於周官推見先王經世深心

不在疆司里不授館知其國之將亡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井牧說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

為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諜賊之人相戕之人鬬嚣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於古葢自是後門闗道路之政户口客主之數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寇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生自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

以為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谿人登進士第官至提舉浙東常平兼王府長史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平糴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度宗七年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慼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

鳳洲王世貞曰從平字發議令

正當之論可以勸吾風世

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糶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義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倉之為義乎是豈獨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為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

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乘其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

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栗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質實堅苦勇於求道卓識獨見多所論述卒後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

賦詩辨

人賦詩多斷章
義有未可以類
者然禮義之大
不可不立斯文
得其指歸矣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為最盛而

臣英曰引經据典古色紛披商卣周彝非復耳目近玩

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葢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為敎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

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本而後知昭懿之後周昭王康王子周懿王共王子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禮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綿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

臣士奇曰列國名卿賦詩見志原所以相禮扼禮字作骨首尾貫注妥備通明

其宴范宣子也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馬其宴甯武子也亦為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為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它國矣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為名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

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為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為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䙝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學于朱熹門人李方子子才在朝屢進直言歴忤史嵩之丁大

一氣流注而中間頓挫綰結篇法井然

月峯孫鑛曰人君茍留心用賢

全實似道不為之屈官至端明殿學士以資政學士致仕卒

聚散劄子 理宗朝子才攻鄭清之之短遂補外清之卒詔子才還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諫此其一也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 棫樸卷阿皆大雅篇名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卷阿名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 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 皆真宗年號 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 仁宗年號 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

只觀此聚散之由便可分別君子小人
伯敬鍾惺曰叙人才聚散聲淒氣哽若從涕淚中出之忠臣為國愛惜人才之意至矣盡矣

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夷簡不悅落仲淹職余靖尹洙歐陽修皆同貶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又散於慶歷聖德之一詩慶歷三年國子監直講石介以仁宗罷夏竦而用韓琦仲淹等作慶歷聖德詩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此矣又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慶歷五年御史王拱辰以蘇舜欽為杜衍之壻王益柔為范仲淹所薦因飲酒過失劾之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衍仲淹富弼俱罷是天聖以來之人才天聖仁宗初年號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

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神宗熙寧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時帝以災異避殿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聞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揺上心也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舉朝正人皆貶斥盡矣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彦博相繼輔政哲宗元祐三年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蘇軾程頤交惡門人輔之遂有洛黨蜀黨之目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

臣廷敬曰臚寫往事而有宋一代之治忽亦畧可覩矣

之初議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蜚語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王巖叟上疏極論其不是處滔天於策題之分辨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首絀元祐之政蘇轍諫之帝大怒范純仁力解乃落職出知汝州時考官第策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悉下之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矣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崇寧元年揭元祐黨人於朝堂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三年刻石朝堂躪藉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宗彦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

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𤼵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建中靖國徽宗初年

也時起范純仁於永州賜以茶藥且曰范純仁得識一面足矣相韓宗彥免蔡卞蔡京官徙蘇軾蘇轍於內郡時曾布密陳紹述之說以溫益為尚書右丞復相蔡京用熙寧條例司故事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以其黨吳居厚王之漢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每一事以三人主之而法制大壞矣鄧洵武排忠彥右蔡京謂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𤼵莫助之圖以獻時助紹述者惟溫益決相蔡京而排異論於是善人皆不見容矣遂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韓宗彥等五十餘人不得在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官

京師舉朝羣小而宋亡矣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秦檜既堅和議猶以羣臣為患勾龍如淵請為臺諫盡擊去正人而和議定於是李綱趙鼎等八十餘人皆貶逐無遺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

臣乾學曰指陳
熙豐以後人才

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仄目而懲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諫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竄寧宗立趙汝愚裁抑僥倖收名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韓侂胄日夜謀去汝愚劉弢為之謀以内批用臺諫由是李沐劉三傑等牽連繼進斥逐汝愚貶戮正人及京鏜等嚴偽學之禁而太學之士為空矣六士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皆太學生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

聚散關係國運處言之凜凜後幅發明易散難聚縣分縷析洞中情事可謂言無不盡

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閲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紹定六年史彌遠卒次年始親政改號端平召真德

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及嘉熙元年史嵩之相而一時正人皆逐矣甲辰改祀二聚散也甲辰改祀淳熙四年也時史嵩之居父喪詔起復之徐元杰黃愷論之不報復論之乃聽終喪以杜范為相八十日卒徐元杰劉漢弼俱中毒暴卒至六月十二日始詔嵩之致仕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七年丁未以吳潛同簽書院事鄭清之為大傅今九年以清之為大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相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

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簎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穆生不嗜酒楚元王嘗為設醴王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簎我于市乃稱疾臥然不知其初費幾名節也禮記君若名一節以走二節以趍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皇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孔子將入晉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詒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

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媢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别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

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遠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户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淆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决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闚覬時或小曹𢄙羽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舋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

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散之幾也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合蠆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辨足以煽搖人心機權智術

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名用訛𢿙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

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李逢吉之黨張又新等八人附會者又八人號八關十六子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蹤跡詭秘號曰五鬼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茍合之迹言雖可翫意則難量若是者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沈而不可藥邪氣日感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

披瀝衷誠無不罄竭

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進士第一御改逢辰字曰君錫累官至吏部侍郎秘閣修撰兼侍讀度宗即位欲用之而厄於賈似道屏居不用

上理宗書時為秘書郎兼國史實録院校勘

臣聞可使小人受隠然之福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南衙文臣北司

臣熙曰精實之論切中宦寺情弊然小人以包承為吉小懲大戒為福易已言之惟有道之世能無此患以處置得宜故也

宦官天下國家存亡之機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汛掃給奔走人主日與之接豈能恝然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小則斥大則刑無所寬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為此非善於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為豺狼而不得噬欲為蛇虺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然無

大惡者無大戮抑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横翔而不可擊招權納賄而上不知蠹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殲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為小人回互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為寵則驕驕則横横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孺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驕縱之以教其横為之除異已者

以教其不可制勢燄薰熾天下之穹官美爵大半出其門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名怒於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為巳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董卓也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朱温也乘天下之怒移兵以屠之然則漢唐

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迺所以益其疾甚其毒而投之死地也為非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我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密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悅可

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帷闥之密簾壁之窺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爲己功

光宗時留正爲右相執政尚闕人姜特立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奪職與外祠

洪邁未除西垣而淵覿先賣之以爲己力

曾覿龍大淵二人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覿大淵二人告俊卿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覿大淵於外

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足以宿留宸

聽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毀浸潤之譖足以潛蓄天怒
陛下但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行
其說而簸弄於中外烏在其為權在我也臣又料陛下
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紀綱者必謂此朕家事
無預外人蓋將分宮府為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
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内者蓋
有所憚於外彼其顏情稔熟豈懼眇然之人主哉若外
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無

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臣又料
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晚唐以內侍典兵
故其權足以易置社稷今之內侍無兵雖縱横不足以
亂天下臣竊謂不然嬉笑之間有機穽焉樽俎之上有
戈矛焉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況修內一司以工役
為名為天下逋逃淵藪藏姧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
之兇人巨盜刑於有司不容於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
巢於某莊窟於某塲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

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此則臣所甚懼也臣嘗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茲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於二孺輒為此疏自知瀆犯天威倘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孺於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即所以愛之也惓惓下情無任伏藁待罪之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舉進士第一知贛州應詔勤王後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加

叙三賢進退有關國家文情彌覺宛折

少保信國公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余靖監筠州酒稅蘇文定公蘇轍元豐中謫監筠州酒稅楊文節公楊萬里淳熙中知筠州祠堂舊在水南闤闠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為君代相遇于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于祠意閔閔焉余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塈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為之記某至

臣杜訥曰用筆堅樸而超脫變化之致無一不具極似龍門風韻

郡既敬奉君之敎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閒郡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漢武帝謂汲黯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

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黨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潁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集與

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于倏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于慶歷蘇公用于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姧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凛然古人尸諌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由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由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斯篇出於至性慷慨悽惻朕每於披讀之際不覺淚下數行其忠君憂國之誠洵足以彌宇宙而貫金石

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于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其于先正無能為役

正氣歌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

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

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
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
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
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
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
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
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
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閴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舉進士乙科復中兼經科元學士程文海尚書留夢炎薦之終不行放歸為宋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交信錄序

語近箋疏亦饒古趣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竇嬰罷相翟公罷廷尉故舊賓客皆去之）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揚雄臣王莽班固附竇憲蔡邕應董卓之辟皆以此遇禍）笑之契之敎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

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